



[老街旧话]

洛河滩 放风筝

□沙草

我现在住的地方，离牡丹广场很近，每年初春时节，广场上有不少人放风筝。那风筝大小不一，形状各异，色彩也艳丽，飞在天上，仰着脖子看，挺美的，让人想起儿时放风筝的种种。

儿时，到了春日，小伙伴们有句口头禅：“走，洛河滩，放风筝！”我家住在马市街，走过“下坡儿”（现在的饮马街），就离洛河堤不远了。

我们那时把洛河堤叫大河堤，到大河堤要经过一个小河堤。小河堤弯弯曲曲，在大（念代音）王庙附近与大河堤相连。小河堤是1958年修水利工程时留下的，与当年洛河发大水有关。大河堤是民国后期修建的。大河堤下面有小树林，紧挨小树林的就是浩渺的洛河水了。

出了正月，我们就三五成群地半走半跑，到洛河大堤上欢呼、跳跃，放飞各自的风筝。

那时的风筝与现在买的不同，是自个儿做的，就连手中用来缠线的页儿（念哟儿）也是自个儿做的。用四根圆竹篾当骨架，上下分别用两根三四公分长的竹子交叉，腰部用小刀刻下一半，十字相扣，紧致、美观。最后在中间穿根粗铁丝当轴，轴要长点儿，留出把手。

页儿是自个儿做的，风筝更是如此。闲暇时，找几根细竹篾，用线绑成燕子形、蝴蝶形、双鱼形等形状的骨架，糊上白纸或彩纸，再在上面精心地勾画出眼睛或翅膀的线条，缀上线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

也许是限于条件，那时并不是每个小伙伴都有风筝玩。没有风筝的，也想玩，他就可以架风筝。架风筝，就是把线放到十米八米的样子，把风筝举过头顶，随着前边拿页儿的小伙伴跑，跑着跑着，把风筝向上一送，前边拿页儿的继续跑。不一会儿，风筝就飞起来啦。然后，赶快放线，风筝就会越飞越高。

那时，洛河大堤上没什么电线，风筝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蓝天上飞翔。这时，如果你还想让风筝飞得更高，可以上催牌。催牌是个圆纸片，一两公分的直径，中间挖个洞，撕个豁子。把催牌放到风筝线上，再用唾沫粘住豁子，它就会顺着线向上转着飞，好看又好玩。

在风和日丽的春光里，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，风筝在天上飞，我们手里拿着页儿，看看风筝，看看河景，大家或站或坐，享受着无边的童趣。玩累了，小伙伴们跑下河堤，去河岸上的柳树林里，截一段嫩柳枝做笛，我们管它叫“眯眯儿”，吹起来好响亮；或编个柳条帽戴在头上……

正是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，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”。

[舌尖人生]

一碗臊子面

□娄丽萍

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，沉浸在与亲人久别重逢的喜悦里，味蕾似乎也格外活跃起来。在品尝了妈妈的红烧肉、爸爸的焦炸带鱼之后，我迫不及待地对妈妈说：“去我小姨家吧，我特别想吃臊子面。”

臊子面是我味蕾上的乡愁，离家越久，那酸辣、鲜香的滋味越是挥之不去。

从前，臊子面并非家常饭，只有逢年过节或家里来了贵客才能吃到。儿时，外婆曾教我一个顺口溜：“扯萝萝，纺线线，亲戚来了臊子面，亲戚走了打搅团。”外婆做的臊子面是我最难割舍的味道，那是我记忆中最甜美、温润的呵护，那是大手拉小手、围着锅台的亲密与安逸。自从外婆走后，那种充满亲情的独特味道，就成了我常常追忆却无处寻觅的牵念。

腊月二十八，我们如约来到小姨家。小姨、小姨夫热情地递茶端水果。一番寒暄过后，眼看快十二点了，小姨突然说：“今天咱们下馆子，包间都订好了。”我顿觉怅然若失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小姨一家移居城市，两个孩子尚小，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出租屋里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姨夫单位不景气，小姨做裁缝，在福利院带孩子，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。如今，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，收入颇丰。一向节俭的小姨，也不用臊子面待客了。

无奈，我只能期待去乡下舅舅家满足我的臊子面之思。舅妈与外婆朝夕相处三十多年，舅妈做的臊子面，更接近外婆的味道，应该能解我的心头之馋。

冬日暖阳，透过车窗远眺，果木成片，麦苗油绿，乡村公路两旁翠柏成行。这条通往外婆家的路，我走了四十多年，路面从泥泞的小路到宽敞的柏油路，路旁景致由昔日的荒凉到今日的风景如画。一路上，经过村庄，经过田野，有几许熟悉，又有几许陌生，令我目不暇接。万千思绪中，我仿佛看见路的尽头，外婆做好了臊子面，正倚门而立，翘首盼我。

舅舅在院子里摆了三张餐桌，来款待三个姐姐家的祖孙三代。西凤酒、条子肉、凉粉、肘花、甜米饭……菜肴之丰盛，是当年的外婆难以想象的，但我没敢多吃，一直留着肚子等那碗压轴的臊子面。

十几道菜过后，终于盼来了臊子面，一汪红润的辣椒油浮在上面，点缀着绿的韭菜、黄的蛋皮，还有木耳丝、黄花菜、豆腐、萝卜、臊子肉，五颜六色地融合在一起。迫不及待地吸溜一口，酸辣的滋味盈满唇齿，酣畅淋漓的满足感瞬间传遍周身。嗯，就是这个味儿，外婆的味道，家乡的味道！

夹一块臊子入口，幸福感爆棚，想起当年外婆总爱多添一筷子肉臊到我碗里……我的视线模糊了，泪成行。

[洛城笔记]

夜跑偶遇

□沈剑峰

公园夜跑数月，为检验锻炼效果，我参加了五公里夜跑比赛。

起跑伊始，只见身边跑友风驰电掣，我不觉紧随其后狂奔，全然忘了早已习惯的节奏。才跑了三百米，我就筋疲力尽，望望远方，不禁心生退意。

“小伙子，还有劲儿吗？”循声看去，身旁不知何时来了一位穿骑行服、骑山地车的老人，对我说：“如果还想跑，就跟着我跑吧。”我宛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，深吸一口气，重新调整步伐，跟着前辈继续跑。

“头一回在马路上跑吧？”见我点头，老人笑着说：“在马路上跑很容易兴奋，加上跑友的影响，容易乱了节奏。”

他继续说：“长跑可不简单，不单要有体力，技术含量也高。起跑后，要先跟着大家跑，千万别领跑，也别图省力故意落在后面，要跑得靠前一点，到了中途要匀速跑。你可不要以为这很容易做到，要保持匀速，两只脚就要不停地用力。这中间，每个人都会出现体能极限，胸部发闷、喘不上气、四肢没劲……不想再跑。这时，你就要使劲深呼吸、调整节奏，咬牙坚持，可以看看周围，欣赏欣赏路两边的景色，放松心情，把呼吸调整好。等快到终点时，你就得发力冲刺了。”

就这样边跑边聊，沉重的脚步竟变得轻快起来，我很快又跑回习惯的节奏。渐渐地，一群跑友落到了身后，我从出发时的第八方阵跑进了第一方阵。不知不觉地，我越过了最后一个折返点，环顾身边，寥寥数人，抬头望去，终点在望。

人在旅途，前路多歧，走法各异。求学考试或拜师学艺，恰似一段竞技跑，最终脱颖而出的，一定是那些不放弃、不抛弃的人。人生更似一场有别于竞技跑的超长马拉松，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总有一天会跑到终点，却无法说清是何时、何地，更不会有谁会主动加速、冲刺。

在这场充满未知的单程旅途中，不论愿意与否，你的脚步都始终无法停下，时光总在以每天二十四小时的轮回时刻推着你不奔向终点。与其总去计较抵达终点的早晚，不如放松心情，欣赏沿途的风景。

潮起潮落，花开花谢，白驹过隙，与其拿不起，放不下，倒不如心无杂念，拈花微笑，闲赏小桥流水，细品静水流深……